

doi: 10.16104/j.issn.1673-1891.2025.04.003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耦合协调分析

王云鹤

(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00)

摘要: 为了分析共同富裕目标下, 乡村产业迭代机制对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的影响, 提出了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耦合协调分析。该方法在分析共同富裕目标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迭代机制的概念后, 构建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迭代机制综合发展水平测量模型, 再构建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并用变异系数法对各指标赋权, 用于计算乡村产业迭代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以该指数为基础, 通过耦合协调分析, 评估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发展状态; 由剪刀差模型, 进一步研究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共同富裕目标状态的发展变化特征。实证结果显示: 2015—2023 年, 研究区域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数均大幅提升, 证明迭代机制有效且稳定; 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互动紧密, 耦合度逐年提高, 相互影响加深; 随着迭代机制推进, 两者协调度从勉强协调至高度协调, 良性互动明显, 但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发展速率差异扩大, 需加强协同与社会参与。

关键词: 共同富裕目标; 旅游引导型; 乡村产业; 迭代机制; 调适策略; 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 F327; F529.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91(2025)04-0020-09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ie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ANG Yunhe

(School of Ariculture, L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Lu'an 237000, Anhui,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iterative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ies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ie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ies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proposed. After analyzing the concepts of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iterative mechanism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ies, this method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measurement model for the iterative mechanism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ies and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tourism guided rural industries, and assigned weights to each index using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 iterat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industries. Based on this index,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ere evaluated through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ere further studied based on the scissors difference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rom 2015 to 2023,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rural industries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study area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收稿日期: 2025-03-29

基金项目: 安徽省优秀教师培育项目(YQYB2023143); 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社会科学)(2024AH053296)。

第一作者简介: 王云鹤(1989—), 女, 安徽六安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会计学、经济学。E-mail: rure720c@163.com。

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and stability of the iterative mechanism. The tourism-oriented rural industry interacts closely with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with increasing coupling and deepening mutual influence year by year.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iterative mechanism,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se two has increased from barely coordinated to highly coordinated, and a positive interaction is evident. However,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rate of rural tourism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widening,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ourism guided type; rural industry; iterative mechanism; coping strategies; coupling coordination

0 引言

在全力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深远^[1]。乡村旅游既能显著增加农民收入,又能优化农村产业结构、传承乡村文化。但当下,乡村旅游发展面临诸多困境。部分基础设施薄弱严重制约其发展,交通不便、食宿条件差,难以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2]。此外,旅游资源开发时,面临经济收益与生态保护如何平衡,以及如何避免乡村文化被弱化的难题。因此,深入研究以旅游为主导的农村产业升级走向及适配策略,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意义重大。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研究农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杨辉宇等^[3]构建乡村振兴促共富评价体系并改进测度法。但此体系难以精准衡量旅游产业与共富联系,多从乡村振兴广义视角出发,未突出旅游产业特性。宋昌耀等^[4]针对前3批乡村旅游示范村构建产业振兴评价体系,借此衡量产业振兴程度、探究影响因素与空间差异。然而,示范村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均,无法全面代表全国农村产业振兴状况,研究结果存在局限性。张行发等^[5]提出以山东省中郝峪村为典型案例探索出的乡村发展模式,采用公司化与股份制运营,盘活闲置资源,通过第三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就业与增收机会;但是,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可持续性,防止过度开发破坏生态与文化遗产,确保乡村旅游长远发展。杨丽花等^[6]运用组态分析法研究农村产业振兴因素的关系,构建协同框架,探讨乡村旅游与产业振兴的关联。但组态分析法存在局限,难以准确把握各因素在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动态变化与相互影响。

现有研究在农村产业和共同富裕的关联探讨中给出了有价值观点,而在旅游导向型农村产业迭代机制及其对产业发展作用的研究层面有所欠缺。本研究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针对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开展耦合协调分析,通过解析迭代机制、梳理产业现状,提出相应举措,助力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推动产业持续发展。

1 研究设计

本研究聚焦乡村产业迭代机制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关系,从5方面展开探索:(1)明确研究区域情况及数据出处;(2)构建旅游驱动的乡村产业发展测度模型;(3)用耦合协调法分析产业协同趋势;(4)借剪刀差模型揭示产业发展特征;(5)提出针对性调适策略。

1.1 研究区域概述与数据来源

我国中西部地区涵盖多个地级市下辖的县(区),本研究聚焦于安徽省皖西地区。该区域涵盖六安市部分下辖县(区),A级及以上景区星罗棋布,自然景观多元,山川、湖泊、森林等地形地貌纵横交错,还有诸多保留独特民俗与传统风貌的乡村。但长期以来,该区域产业基础薄弱,结构单一,以传统农业主导,工业和服务业发展缓慢。从全国层面看,城乡居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农村地区尤甚。农民收入主要源于传统种植业和外出务工,渠道狭窄且稳定性差。区域内部发展失衡,靠近景区和交通枢纽的乡村发展较好,偏远乡村则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落后,发展滞后。此地曾是国家扶贫重点区域。近年来,当地政府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挖乡村旅游资源,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

打造大量特色景点与精品线路,吸引众多游客,乡村旅游成效显著,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不过,该区域乡村旅游产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产业链短,旅游产品附加值低,对周边产业带动作用有限。城乡居民收入虽有增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且增长多依赖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缺乏可持续性。这表明该区域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尚未得到充分高效开发,在乡村产业升级和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提升空间巨大。

本研究实证数据主要取自 2015—2023 年安徽省皖西地区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地区统计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等官方网站公布的公开信息^[7-9]。这些数据为深入分析该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状况提供了有力支撑,有助于探寻更有效的发展策略,推动该地区乡村产业升级,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1.2 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测量模型

为科学评估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从乡村发展、旅游发展 2 个维度构建乡村产业发展评价子体系,从共同性及富裕度^[10] 2 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发展评价子体系。在此基础上,将乡村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发展视为 2 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系统进行耦合分析,分别对 2 个子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对指标进行赋权,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11],再综合考量 2 者之间的协调性,全面反映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迭代机制的发展状态及其与共同富裕目标的适配程度^[12-13],为后续分析提供量化依据。

1.2.1 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分别从乡村发展、旅游发展、共同性及富裕度 4 个维度^[14-15],构建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与共同富裕目标发展水平评估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及共同富裕综合发展水平评估体系

分析内容	所属系统	维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	乡村产业发展评价子体系	乡村发展	资源	3A 以上乡村旅游景点数目/个
				传统村落数目/个
				森林覆盖率/%
		人居环境	农用化肥使用比例/%	
			农药使用比例/%	
			旅游发展	旅游效益
共同富裕目标发展状态	共同富裕发展评价子体系	共同性	富裕差异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区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极值比
		富裕共享	区域人均 GDP 极值比	
			个人所得税比重/%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富裕度	物质条件	农业人口比重/%		
		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精神生活	文体广播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图书馆藏书量/册			

1.2.2 基于变异系数法的指标赋权方法

变异系数法通过量化指标信息量实现赋权,以此消除表1中各指标的量纲影响。分析指标变异程度时,单位一致用标准偏差对比,不一致则用标准偏差与均值之比。在评价体系里,指标取值差异越大,信息量越丰富,权重越大,其赋权流程如下。

1) 根据指标均值 β_j 、标准差 $\bar{\sigma}_j$,计算表1中各指标的变异系数 U_j ,如式(1)所示。

$$U_j = \frac{\beta_j}{\bar{\sigma}_j} \quad (1)$$

2) 结合式(1),计算第 j 个指标权重 ω_j ,如式(2)所示。

$$\omega_j = \frac{U_j}{\sum_{j=1}^m U_j} \quad (2)$$

式中: m 为指标数量。

该方法能够突出关键指标在评估中的重要性,有助于把握乡村产业迭代机制的核心问题。

1.2.3 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分析

通过对各项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可以得到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迭代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 W ,如式(3)所示。

$$\begin{cases} W_1 = \sum_{j=1}^m \omega_j V_{1j} \\ W_2 = \sum_{j=1}^m \omega_j V_{2j} \end{cases} \quad (3)$$

式中: V_j 为第 j 个指标值; W_1 和 W_2 分别为产业迭代机制运行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的综合评价指数和共同富裕目标发展状态的综合评价指数。

1.3 基于耦合协调分析的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系统协调发展状态分析

把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与共同富裕目标发展状态的综合评价指数作为2个系统变量分析,是评估乡村产业要素匹配与协同程度的有效方法,能全面揭示两者相互影响和协同发展状况。耦合度模型衡量两者关联程度,判断良性关联状态。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评估协同关系、判断效率和质量,为制定调适策略提供依据。

将 W_1 、 W_2 值代入物理学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构建共同富裕下产业迭代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耦合度^[16]分析模型,如式(4)所示。

$$A = 2 \left\{ \left[g(W_1) f(W_2) \right] / \left[g(W_1) + f(W_2) \right]^2 \right\}^{\frac{1}{2}} \quad (4)$$

式中: A 为体现共同富裕目标下,产业迭代后旅游引导的乡村产业发展态 $g(W_1)$ 与共同富裕目标态 $f(W_2)$ 的耦合度,取值在 $[0, 1]$ 。 A 值越大,二者耦合越显著; A 数值越小,说明耦合性越不理想。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 $g(W_1)$ 和共同富裕目标发展状态 $f(W_2)$ 的耦合度较高,若它们的综合评价指数均偏低,高耦合度也未必代表二者存在良性互动或共同发展。在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中,若耦合度高但综合评价指数低,意味着二者关联强,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这可能源于资源利用低效、产业结构失衡、市场供需错配等。产业迭代机制运行后,要全面、精准评估其关系与发展趋势,需兼顾耦合度和综合评价指数,综合分析二者,才能更准确判断相互作用是否利于整体发展。

因此,引入耦合协调模型,以评估产业迭代机制运行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 $g(W_1)$ 和共同富裕目标发展状态 $f(W_2)$ 和谐共生的程度,如式(5)~(6)所示。

$$H = bg(W_1) + cf(W_2) \quad (5)$$

$$E = \sqrt{D \times H} \quad (6)$$

式(5)~(6)中: D 为耦合度, H 为耦合协调度, b 、 c 为待定系数, E 为对应 $g(W_1)$ 与 $f(W_2)$ 的综合协调指数。

使用耦合协调状态划分法,直观体现共同富裕目标下,产业迭代机制运行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状态,状态划分详情如表2所示。

1.4 基于剪刀差模型的乡村产业发展变化特征

剪刀差模型被用来揭示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与共同富裕目标,在特定时刻的发展趋势特征与差异。这种揭示通过计算二者在该时刻的曲线切线夹角 η 来实现,从而帮助理解乡村旅游如何引导乡村产业迭代发展,以及这些迭代在推动共

表 2 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的耦合发展状态

耦合协调度数值	级别阶段
(0,0.1]	极度失调
(0.1,0.2]	重度失调
(0.2,0.3]	中度失调
(0.3,0.4]	轻度失调
(0.4,0.5]	濒临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0.6,0.7]	初级协调
(0.7,0.8]	中级协调
(0.8,0.9]	高度协调
(0.9,1]	极度协调

同富裕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η 数值较大,代表产业迭代机制运行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状态 $g(W_1)$,与共同富裕目标状态 $f(W_2)$ 之间变化区间差异显著。 $g(W_1)$ 、 $f(W_2)$ 的变化速率分别设成 $\lambda'(W)$ 、 $\gamma'(W)$,变化速率与各自变化曲线的切线斜率 $\lambda'(W)$ 、 $\gamma'(W)$ 的关系如式(7)~(9)所示。

$$\lambda'(W) = \frac{\partial g(W_1)}{\partial t} \quad (7)$$

$$\gamma'(W) = \frac{\partial f(W_2)}{\partial t} \quad (8)$$

$$\eta = \arctan \left| \frac{\lambda'(W) - \gamma'(W)}{1 + \lambda'(W)\gamma'(W)} \right| \quad (9)$$

式(7)~(9)中: t 为时间。

2 结果与分析

产业迭代机制下,诸多指标对乡村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表 3)。传统村落数量、森林覆盖率、旅游收入等指标权重较高,在乡村发展和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至关重要。传统村落数量反映乡村文化遗产底蕴,图书馆藏书量体现知识资源储备。森林覆盖率是衡量乡村生态环境质量的关键指标。旅游收入、游客接待量直观反映乡村旅游活力,农业人口占比与乡村产业、人口结构联系紧密。制定乡村发展政策与规划时,需充分考虑这些关键指标,借此推动乡村全面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表 3 指标赋权结果

指标	赋权
3A 以上乡村旅游景点数目	0.107 8
传统村落数目	0.171 4
森林覆盖率	0.127 2
农用化肥使用比例	0.039 3
农药使用比例	0.045 7
旅游收入	0.092 9
旅游人次	0.070 2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0.064 2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	0.054 1
区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极值比	0.072 5
区域人均 GDP 极值比	0.070 1
个人所得税比重	0.090 4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0.082 9
农业人口比重	0.153 4
消费品零售总额	0.088 9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	0.068 1
文体广播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	0.085 6
图书馆藏书量	0.168 7

图 1 展示了在产业迭代机制作用下,以旅游为导向的乡村产业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综合发展状态评价指数的分析结果。



图 1 乡村产业发展状态综合评价指数分析结果

对图 1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 2015—2023 年,研究区域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的发展态势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程度,其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这一趋势蕴含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发展轨迹来看,在 2019 年前后,这两者综合

评价指数的曲线曾出现过短暂重合的情况。不过,这仅仅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短暂起伏,并未改变整体持续上扬的走向。这一重合现象表明,在该年度二者的发展节奏达到了高度一致,呈现出短期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有力地证实了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分阶段看,2015—2019年,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综合评价指数稳步攀升。此增长态势充分表明产业发展前景良好,产业迭代机制正向效能逐步显现。在该机制推动下,产业加速摆脱传统模式束缚,向更具竞争力与可持续性的新模式转型升级。通过引入新兴技术、创新理念以及新型管理模式,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附加值持续提升,使得乡村产业在市场中的根基日益稳固,发展优势逐步凸显。在2019—2023年,该产业的综合评价指数依旧维持上升态势。尽管过程中存在一些细微波动,但整体增长趋势明显,产业呈现出平稳增长且波动幅度较小的状态。这充分展现了产业迭代机制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当面临市场波动、政策变动等外部冲击时,产业迭代机制能够迅速做出反应,通过自我调适与优化,持续为产业发展注入动力,始终维持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整个研究期间,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程度进展显著且稳定性佳。共同富裕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相互促进。产业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乡村产业兴盛,创造大量就业,提升农民收入,改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全方位推动乡村经济社会进步。同时,共同富裕理念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催生市场需求,其公平共享内涵激发村民参与产业的积极性,吸引更多外部资源投身乡村产业,为产业发展增添新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合力助推乡村迈向繁荣富裕。

表4为研究区域乡村产业发展状态和共同富裕目标发展状态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

在聚焦共同富裕目标探究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迭代机制时,分析表4数据能得到如下结果。

1)整体趋势。2015—2023年,研究区域内旅游

表4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

年份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协调度级别
2015	0.542 7	0.410 8	濒临失调
2016	0.673 8	0.559 6	勉强协调
2017	0.694 3	0.579 6	勉强协调
2018	0.762 3	0.665 6	初级协调
2019	0.776 2	0.688 3	初级协调
2020	0.802 3	0.724 8	中级协调
2021	0.898 4	0.851 5	高度协调
2022	0.714 9	0.649 0	初级协调
2023	0.765 3	0.709 4	中级协调

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态势。这表明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程度之间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协调性持续提升,有力验证了迭代机制有效,且有很大的优化空间。然而,各年份数据存在波动。这是因为产业发展受多重复杂因素共同影响,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如经济兴衰影响乡村旅游消费;政策导向调整,如扶持政策变动;市场需求波动,如游客喜好改变;还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产业发展的稳定性。

2)耦合度分析。2015—2017年,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耦合度虽有所上升,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这意味着二者之间的互动相对薄弱,尚未构建起紧密协同的发展格局。彼时,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尚在起步探索,产业规模小,市场影响力有限,其产业链存在诸多短板,上下游环节衔接不顺畅,难以充分发挥对共同富裕目标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的融合程度不足,发展规划缺乏统一的战略考量,资源配置未达最优,也缺乏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2018—2023年,耦合度持续大幅攀升,2021年提升至峰值0.898 4,直观体现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互动日益紧密,依存度不断加深。在此期间,产业迭代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精准的产业定位与升级举措,帮助乡村产业明确发展方向,优化产业结

构,显著提升产品附加值。创新驱动与技术支持双管齐下,有力推动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迭代,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利益共享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逐步完善,让乡村居民能够更公平地分享产业发展成果,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政策的积极引导与大力扶持,为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坚实的资源保障。然而,2022年耦合度出现明显下滑,降至0.7149。这主要是受到暴雨洪涝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政策调整等外部因素的冲击。暴雨洪涝灾害淹没乡村道路,损毁旅游景区设施;山体滑坡阻断交通要道,严重损毁了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影响了游客的出行意愿和旅游体验,阻碍了旅游产业发展。政策调整使得产业发展方向需要重新规划,短期内干扰了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的互动关系。

3)耦合协调度剖析。2015—2017年,耦合协调度处于从接近失调向勉强协调过渡的状态。这一状况表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助力共同富裕作用有限,协调性亟待改善。当时产业面临资金难筹、人才匮乏、推广受阻等问题。资金短缺导致设施建设滞后,人才不足让服务质量难以提升,推广乏力阻碍客源增长,多因素制约产业发展,使其难以有力推动共同富裕。同时,在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进程中,与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与配合,在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政策举措的实施上存在一定偏差。随着迭代机制的深入运行,2018—2019年进入初级协调阶段,协调性有所增强。这意味着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的联系开始趋于紧密,产业发展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促进作用也逐步显现。2020—2021年,达到中级至高度协调阶段,二者呈现出显著的良性互动态势。在此期间,产业迭代机制的成效充分彰显。一方面,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通过不断创新与发展,实现了产业规模的扩张和产业质量的提升,为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坚实支撑。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也为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创造了更优的发展环境,拓展了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进一步有力推

动了产业的持续发展。2022年,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但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这主要源于外部因素的干扰。尽管受到这些干扰,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间依旧保持着一定协调性。2023年,耦合协调度回升至中级协调水平,这显示研究区域在推动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方面取得了新突破。这意味着研究区域在应对外部干扰后,通过对产业迭代机制的调整与优化,成功重塑了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发展格局。

4)产业迭代机制与时间因素对耦合关系的影响。从时间维度看,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的耦合关系随时间推移而愈发紧密。但这并非时间单一作用,产业迭代机制才是关键推动力量。产业迭代机制从多方面强化二者关联。在产业定位升级上,深入调研市场并挖掘乡村资源,不断校准产业方向,使之更贴合共同富裕目标。从创新驱动和技术支持角度来看,应增加在旅游产品与服务研发方面的资金投入,积极引进前沿技术以及先进管理经验,以此增强产业竞争力,保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利益共享与可持续发展而言,需构建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乡村居民切实充分享受产业发展成果,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乡村文化传承工作。政策引导支持领域,政府出台优惠政策,营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其间耦合度降低,并非产业迭代机制失效,而是受外部不可控因素干扰。综上,对共同富裕目标下该产业迭代机制的研究表明,研究区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态势,但不同年份存在波动。展望未来,要持续提升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性和互动性。一方面,优化产业迭代机制,增强产业抗风险能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筑牢根基。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及时灵活调整产业策略,保障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协同共进,持续迈向繁荣。

如图2所示,受产业迭代机制影响,2016年起,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增速放缓,重心从规模扩张

转向品质提升,注重内涵式发展。同期,共同富裕水平稳步提升。2018—2023年,二者增速差距渐大,2019年后尤为明显,这一现象由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乡村旅游虽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但共同富裕需多元产业协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不同产业发展节奏与特点各异,各界参与程度和方式不同,致使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整体发展速率产生偏差。为缩小这一速率差异,需重视乡村旅游与其他产业协同,挖掘互补优势,形成合力。同时,要激发社会各界参与热情,整合资源,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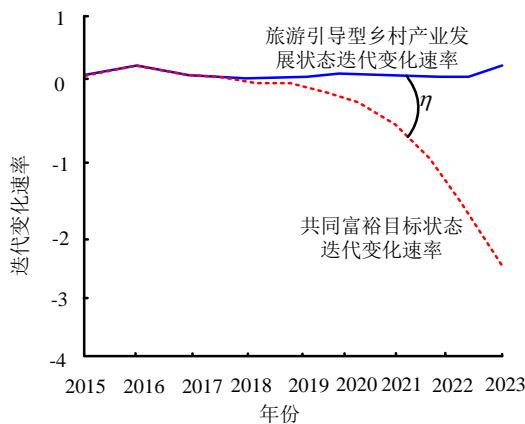


图2 共同富裕目标下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迭代变化速率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 关键指标作用显著。传统村落资源、生态环境及旅游经济等关键要素对乡村发展具有显著支撑作用。

2) 综合评价指数提升。2015—2023年产业迭代机制有效推动综合评价指数持续攀升,产业系统与共同富裕目标的耦合互动由松散向紧密演进,形成“双向赋能”发展格局。

3) 耦合协调度提升。自2018年起,尽管发展速率存在差异,旅游引导型乡村产业的优化升级与民生福祉的增进始终维持着良性互动。为促使二者达到更为契合的发展局面,建议强化跨产业协同联动,完善社会参与体系,积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其中,进而推动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3.2 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本研究构建4维协同调适策略体系。该体系依托系统性政策规划,力求实现乡村旅游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动态平衡。

1) 关键指标精准强化机制,聚焦打造“文化—生态—经济”融合指标体系。对传统村落进行分级保护,建立数字化文化基因库,以提升旅游场景独特性。在生态方面,创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开展森林碳汇交易、落实生态补偿制度,将森林覆盖率纳入乡村旅游品牌认证。在经济领域,设立旅游收入倍增专项基金,重点支持沉浸式体验产品、智慧旅游平台等创新开发。此策略借鉴浙江“千万工程”经验,采用指标量化管理,让政策施行更精准,助力精准调控各项关键指标,推动乡村旅游与共同富裕协同共进。

2)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体系。打造“乡村旅游+”全产业链模式,农业领域建设非遗农耕体验基地,开发二十四节气主题农事旅游产品;林业领域创建森林康养综合体,开发林下经济特色旅游线路;文化领域构建乡村记忆馆群,打造实景演出与文创开发联动平台。构建产业融合利益关联机制,借助“企业+合作社+农户”这一合作范式,实现价值的共同分享。

3) 动态耦合协调推进机制。构建“监测—预警—调控”闭环管理系统,建立包含旅游收入、旅游人次、传统村落保护状况、森林覆盖率、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农业人口比重、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比、文体广播占财政支出比例、图书馆藏书量、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比、区域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极值比、区域人均GDP极值比、个人所得税比重、3A以上乡村旅游景点数目、传统村落数目、农用化肥使用比例、农药使用比例、乡村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乡村旅游服务质量满意度、乡村居民参与旅游产业比例、乡村旅游产业利润增长率、共同富裕相关政策落实情况、乡村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乡村文化遗产与发展指数、乡村社会稳

定指数 28 项核心指标的耦合协调度监测平台,实施季度动态评估;设立红黄蓝 3 色预警机制,对协调度下降领域启动专项督查;创新“政策工具箱”制度,储备土地供应政策、金融信贷支持政策、人才引进与培养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产业扶持政策、科技创新支持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市场推广与营销政策、生态保护政策、文化传承与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区域协同发展政策 12 类调控手段。借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政策,通过弹性调控机制实现发展能级跃升。

4) 速率差异动态平衡机制。实施“三维协同”

发展计划,产业维度构建“乡村旅游+特色产业”矩阵,培育研学旅行、乡村电商等新增长点;空间维度打造“核心-节点-网络”发展格局,通过交通廊道串联形成增长极;主体维度建立“政府-企业-村民”协同机制,设立共同富裕发展基金。参考长三角乡村旅游一体化经验,通过多元主体协同破解发展失衡难题。

本策略体系强调政策工具创新与实施机制建设,通过量化指标管理、产业价值重构、动态监测调控和多元协同治理,形成具有操作性的政策解决方案,为乡村旅游驱动共同富裕提供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 [1] 李一格,吴上.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机理阐释与典型模式比较[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5):82-90.
- [2] 刘民坤,宋韵,邓小桂,等.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24,43(3):545-560.
- [3] 杨辉宇,仝德.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广东省为例[J].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3,59(5):871-883.
- [4] 宋昌耀,殷婷婷,厉新建,等.企业视角下的乡村产业振兴测度及其驱动机制——以前 3 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23,42(8):1453-1467.
- [5] 张行发,徐虹.新内源发展:乡村旅游驱动贫困村迈向共同富裕的“郝峪模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6):94-103.
- [6] 杨丽花,雷欣,白翠玲,等.河北省乡村旅游促进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分析[J].地理科学,2024,44(8):1396-1405.
- [7] 吴开军.新质生产力驱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和路径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6):30-37.
- [8] 卢静.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探索[J].棉花学报,2023,35(1):84-85.
- [9] 周宏仁.数字经济测度与经济社会转型[J].计算机仿真,2022,39(9):1-8+34.
- [10] 杨建春.民族村寨旅游高质量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机制及对策[J].贵州社会科学,2022,393(9):140-147.
- [11] 付晓萌,张沛.都市圈乡村旅游适应性及其发展模式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4,54(2):277-287.
- [12] 郭娜,王超.乡村旅游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劳动生态系统构建——基于贵州省特色田园乡村的扎根分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9(5):86-92.
- [13] 周贵鹏,戈大专,龙花楼,等.旅游开发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泾口村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22,41(6):123-129.
- [14] 李美霖,孟凡钊.广西北部区域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研究[J].江苏农业科学,2023,51(8):248-254.
- [15] 韩谷源,张忠宇,邵皖宁,等.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J].技术经济,2023,42(5):104-118.
- [16] QI Z, JIAKUN Z, SHUNQIANG L I, et al. Scientific connotation, intrinsic relationship, and strategic key point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23, 18(1):41-58.

责任编辑:蒋召雪